



Tales of Ruined Beauty

飛簷頹壁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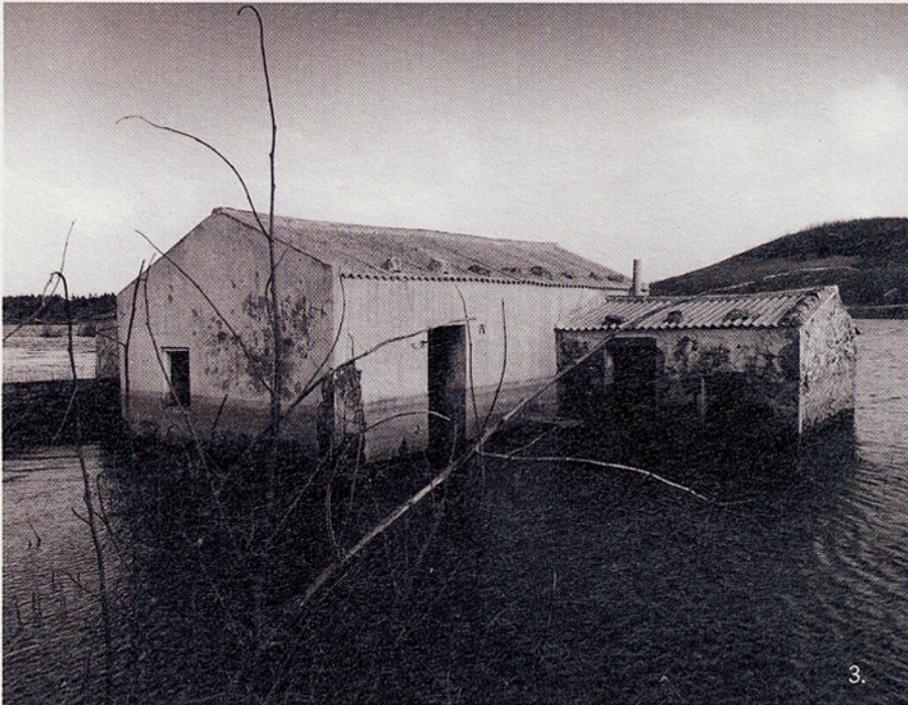
偶爾閒來無事時，會自繁華都會中短暫抽身，在步調緩慢的小鎮上游蕩。大多荒無人跡的聚落內，都有幾隻老狗守衛著家園而狂吠，一旁的廢棄樓房似乎早已意興闌珊，懶得搭理觀光客的膚淺看待，兀自在藤蔓纏繞中沉沉睡去，悠閒中感受不到太多時光流逝。繁華落盡後的廢墟極其安靜，似乎不曾有著喧囂過往，沒有哀怨情事縈繞，也沒有什麼幽鬱值得感傷。

每於初春時節，只見種子紛飛鑽入粗糙如老者皺紋的牆面，在陽光斜射下拖著一道長影，反照出幽暗微光，灑亮了角落中的細苗，慢慢地蔓延擴大，侵蝕著堅如堡壘的牆垣。季節更迭，草木枯榮循環，就這麼日復一日地慢慢消失在綠草叢中；蝴蝶漫飛，好一幅庭院深深、似藏無盡幽情的畫面，尤其在黃昏夕照下感觸最深。

這才覺查，在這片時間幾乎靜止之地，因為緩慢，才能容許無聊可能帶來的深刻意義；也才體會，被填塞的日子並不一定能過得充實，「緩慢」也能夠累積某種能量，因著鬆懈，而可以感受到許多被忽略的小事物。就如同這些在時光中逐漸頹圮的廢墟般，緩慢地消解過多的人為做作，兀自展現



2.



3.

1. 北海岸某廢棄集合式建築

時間浪潮不斷拍打著湛藍海岸，在潮起潮落之間，人生命運就如同躺在岸邊這整片廢墟一般；通過時光無情流逝，顯現了某種不可言狀、緩慢的毀壞過程。也許唯有如此，人生短暫光陰才會顯得珍貴，廢墟才能保有被人遺忘的一面，並藉此突顯那深藏於不可名狀、無法逆轉的命運內，暗示著生命本質就如同夢幻泡影般地不可捉摸。

2. 澎湖某廢棄房舍

歷史永遠是贏家的標準答案，弱勢者沒有太多選擇的權力。但唯有透過廢墟，能揭露隱藏於歷史陰影下的另一種答案；只有廢墟，能自外於這種無聊透頂的權力遊戲。廢墟雖沒有豐功偉業如帝王陵寢般憾人，也沒有古蹟雅事可千古留芳，但也夠耐人尋味、品味蹉跎再三。

3. 澎湖七美水庫中某廢棄民宅

被七美水庫淹沒的民宅，孤伶伶地任憑魚蝦流竄其間，讓寒冷湖水貫通屋樑，雖未滅頂卻也無人聞問。搞不清是看盡廢墟後的哀愁作弄，還是被觀光客暫別塵囂後的釋壓心態所迷眩；總之，在天真純樸與黑暗頹壞的強烈對比之下，只有寧靜，平衡了這般高度反差，讓我得以釋懷。

歷經自然滄桑的樸實風華。總之，能夠不被時光所打倒的東西，就肯定有那麼些骨氣與運氣，就像陶淵明雖被放逐，但仍有著悠然見南山般的從容自在。

歷史弔詭之處即在此殘磚破瓦中顯現，無可名狀的曖昧性在這片模糊地帶中，顯得理所當然，在扭曲的社會結構中令人麻木不察，以為這就是現實帶來的無奈；說穿了，其實現實不都來自於因生存危機所產生某種尋找出路的原生衝動。鄉人面對回天乏術的歷史命運，既然改變不了現實狀況，只有遠走他方一途；帶不走的、提不動的，就只能留下片段記憶，管他是一抔黃土還是一棟棄屋，皆是無言抗議的墓穴。

見此現象雖不免感到遺憾，但也無妨，廢

墟還是得要在渺無人跡時細細品味，才能散發出獨特味道。就像有些氛圍並非科技所能取代，CD過於完美的聲調，雖如同帷幕玻璃大廈般亮麗潔淨、完美無瑕，卻令人有種莫名距離感；而老房子牆壁的斑駁質感，有點像是古老唱盤發出的爵士音樂，空氣中不時有著沙沙炒栗子聲，因著人們似為瑕疵的奇妙氛圍，而帶來了某種時空抽離感，令人回味再三，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哉。

不過該凋零的，時間不會手軟，會枯萎的，土地一定收容。雖然並不確定每個人內心深處是否都有一座廢墟，但我知道，其實我們存在世上的條件並無二致；無論是摩天大樓或頹圯洋樓、王公貴族或市井小民，都必須在時間的永不復返中平等一切，不存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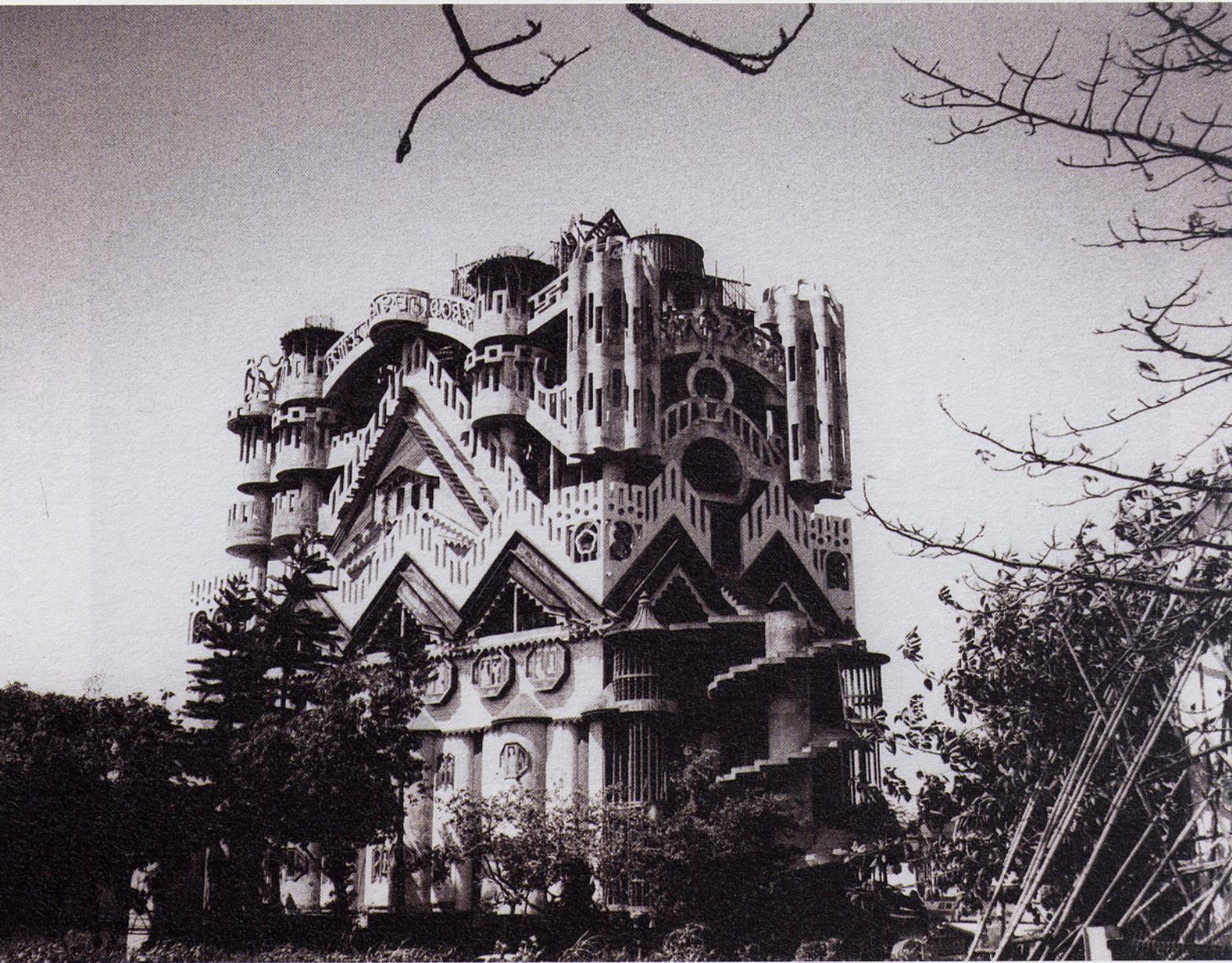
倖，沒有例外。

也許廢墟的文化價值沒有古蹟來得深厚，但飽經歷史風霜的建物背後，卻有某種神秘性吸引著我；或許是一個故事、一段因緣，甚至是一齣充滿迷霧的悲劇。雖然我對廢墟考古不感興趣，對怪力亂神之說也斥為鄉愿，但總可借景託情，讓思緒在時光停滯中遊走。正是這種不可言傳的失落感，或可說是遺憾的鄉愁，讓我發了狂地沉迷其中，成就了某種欲語還休的朦朧情境，而幽幽情愫則隱身於時光刻劃的銘痕內，等待人們溫柔的碰觸。



金門碧山69號已廢棄的「出龜洋樓」

正面中央外廊突出成「凸」字型，外貌有如龜頭的「出龜洋樓」，雖乍聽之下名稱略為不雅，但樓面具立體感，造型典雅精緻，頗有小家碧玉之俏麗。其柱位配置以奇數分割(三或五)為基礎，在中央柱與邊柱之間穿插「輔支柱」(彎拱門)，形成柱間韻律變化，若光影斜照、雕飾浮現，情境更勝一籌。



桃園龍潭如城堡般的奇怪建築

有時驅車經過此處，感覺時空與真實世界似乎停留在一處真空地帶，突兀地展現某種凝結氛圍，卻又自絕於外地營造冷漠的超現實感，一種奠基於真實世界卻又與真實世界遙遙相望的疏離視野，它暗示世界只空地剩下超現實外殼，除了魔幻之外別無它物。